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十六回 太行山守信拜別 楊家將保送甥兒

太行回首望秦關，未卜家鄉幾日還。 今日拜辭唯有淚，不知風景在何山。

且說呼守信自從太華進香，又來到太行山，見了老令婆，又見了舅母、姨母、嫂嫂，一住就是三年，心想，承他們再三留住，教我兵法，光陰過得好快啊。時常想起家園，外婆只管叫我耐性，說什麼免禍，始終未解其意。那八角琉璃井內的水，也曾吃過幾杯，這長生訣可惜尚未學全。

守信正在思想，忽聽一聲炮響，震得地動天搖，卻是為何？只見家將飛奔上山，說道：「公子，不好了，聽說朝廷差了龐太師，領了三萬人馬，把一座太行山團團圍住，說來搜捉公子哩。」守信聽說，嚇得魂魄俱消，問道：「朝廷何故拿我，只怕你聽錯了。」家將道：「聽得明明白白，一些不錯。」守信道：「你再去探來。」家將重又探聽去了。

守信急往裡邊，見了老令婆，說道：「外祖母，不好了。」守信道：「孫兒，為著何事？」守信道：「方才家將報來，說道朝廷差龐丞相領兵圍了太行山哩。」令婆道：「你可記得同守勇出獵回家，打死那龐集的兒子之事嗎？後來龐多花做了貴妃，就尋你爹爹的事，把一家三百多人盡遭塗炭，唯逃你兄弟兩個，不知你哥哥逃到那裡去了，所以提兵四處追捉。」守信聽令婆這番說話，一交跌倒，令婆倒吃一驚，幸喜八姐九妹在旁，扶了守信起來，說道：「孩兒醒來，你切莫悲苦，須定出個計來才是。」守信道：「甥兒原想會見了哥哥，商議個計策，那裡曉得弟兄南北，教甥兒獨力難施。」令婆道：「你也不必啼哭，量你哥哥必在新唐，如今龐兵雖圍山下，你且拿了這一根生銅棍下山去，待我吩咐八姐九妹送你下山便了。」守信道：「多對外婆。」話畢，就拿了銅棍作別下山。

八姐、九妹各取了雙刀飛舞，一齊趕下山來，只見：

旌旗耀日張威武，甲冑如雲佈滿前。

那八姐、九妹見了龐家的陣勢，心裡頓生一計，道：「公子，你且慢走，待我們先去與他廝殺，你看我們勢欲敗走，他家必來追趕，你就乘勢逃出營頭去罷。」守信應聲領教，稱謝不已。那兩員女將不問情由，竟一直殺進龐營去了。

牛虎正在帳中與龍虎兄弟商議追捉呼家兩個兒子，難道前營裡人聲沸騰，不知為何。忽中軍報道：「外面有兩個女將衝殺進營，必須將軍抵敵。」龍虎聽說，提槍就走，大喊一聲：「誰敢來受死？」那姐妹聽了大怒，舞刀飛砍，龍虎疾忙駕住道：「你不將呼賊獻出，還敢衝犯天兵，只怕這座太行山不能姓楊了！」女將道：「你這奸賊，休誇大口，看刀罷！」龍虎挺槍直刺，戰鬥三十餘合，那女將拖刀敗走，龍虎兄弟領兵追趕，守信乘機衝殺過去，卻被毛虎看見，就拍馬追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小呼！你還不快來受縛，要想逃到那裡去？」守信想來不能逃脫，只得舉棍就打，毛虎道：「兄弟快來！」

那龐兵看見他沙場決戰，急報到營，說道：「此刻大將軍與山上下來的一大將大戰了二百餘合，只怕是反賊。看來三位將軍會戰，可能獲住。不然，恐難相敵。」那龐牛虎、龍虎、飛虎聽說，一齊上馬衝來。守信在陣中望見，倒唬得毛骨悚然，只得與他潑戰，心想：自古道：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想必我呼家只好靠天的了。卻是：

死生由命不由人，拼得微軀報二親。

楊家未備三軍令，難破重圍降救星。

且說那五台山的和尚楊五郎，自從上山做了和尚，不道已是數年，心想拜別師父，到太行山探望母親。那五郎見了師父，說道：「徒弟想回太行去，望望母親就來。」師父道：「你要回去倒也不難，只恐你性子全然不象出家人。」五郎道：「師父，如今徒弟的性子，比前大不相同了。蒙師父這般化度，弟子亦知五戒三規。」師父道：「既如此，須速去速來，常存佛在心頭不可少懈。」五郎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徒弟去了！」師父道：「且慢，我有偈言四句，汝須切記。偈云：酒能亂性，色是敗真，財乃致命，氣動殺身。」那長老說完了四句偈言，回身進去，不題。

楊五郎就拿了禪杖，背了包裹，匆匆了山，一望，道：「好爽快也！這幾年俺在山上做和尚，何曾有一些酒肉到口，熬得個身子小了一半，你道苦也不苦。幸虧今日俺的命不該絕，如今倒要大碗喝酒大塊吃肉，吃他個爽快哩！咦，那裡鳴金掌號。待我來看。」五郎上山一看，道：「好奇怪，見一個將軍在那裡大戰。啊，不好了！你看這一員將，被兵馬圍在裡邊了。」

五郎看得怒氣直衝，就拍馬追來，掄起那根樣杖打將進來，呼守信也就乘勢殺出了重圍。那龐家的兵將被這和尚拍馬衝來，倒殺得天昏地暗。眾人道：「難道他也是呼家羽翼？這個和尚卻是十分厲害。閒話休提，且收了殘兵再作理會。」

且說五郎見那將軍乘勢殺出，就飛馬趕上，道：「將軍休走。俺不知你姓名，在此則甚？」守信道：「俺乃後山呼家將的世子呼守信，從太華山進香，母親教俺往外婆家去來。」五郎道：「你外婆在那裡？」守信道：「俺外婆是太行山老令婆。」五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我的外甥了。」守信狐疑不信。五郎道：「俺就是老令婆第五個兒子，在五台山出家的楊和尚便是。」守信一想，道：「呀，原來是五舅舅，如此請上，待甥兒拜見。」五郎扶住守信的手，說道：「甥兒少禮。」

那甥舅正在相敘，恰楊家一班寡婦追來，看見五郎同守信敘話，一齊上前相見，將守信受屈的活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大家上馬回山。眾寡婦道：「叔叔，我們先回，你送外甥一程罷。」守信道：「多謝眾位舅母、嫂嫂。」五郎送了十里，守信拜別和尚，各自勒馬前行。詩云：

楊柳東門樹，青青夾御河。

近來扳折苦，應為離別多。

且說五和尚回山，見了令婆，說道：「孩兒從五台來，今日救了一個將軍，正在查問他，恰好眾位女將軍都在陣前助戰。後來說起緣由，孩兒才曉得是呼家外甥。」令婆道：「五郎，我想龐奸賊只怕不肯退兵，還要上山來搜尋哩。」五郎道：「母親休惱，待俺去與他講究，不怕他不遲兵回去。」五郎提了這一根防身的禪杖就走，令婆曉得五郎的性子最躁，就一把扯住，道：「凡事不可任性，總要定了主意，與他抵敵才是。」五郎道：「不錯，我們且定了主意，再作理會便了。」自古道：君王有道臣民樂，無道之君可奈何？

那龐家四虎與這兩員女將正殺得十分熱鬧，又將呼賊圍攏，正拿住他，那曉又被和尚衝將過來，殺了半日，好不厲害。眾人商議道：「那曉得這個和尚就是征西時殺了無數大將，回來到五台山出家的楊五郎，偏偏我們晦氣，撞了他來，殺得這般苦惱，怎麼好去回覆？」牛虎道：「不妨，只說已有了呼家的蹤跡，必得再添精兵五千，方可前去擒拿呼賊。」龍虎道：「好計策，明日竟去請兵，不必提起今日的事了。」那四虎商議已定，就吩咐中軍前往京師請兵，不題。

那曉這五郎和尚，拿了禪杖，趕進龐營，大喊一聲：「奸賊在那裡？還不退兵逃命，想是要俺動氣才走！」話未說完，禪杖已經飛舞，嚇得這些兵將東奔西撞。那四虎在中軍帳裡，都是伸頭縮腦，不知這個和尚趕來做甚。龍虎道：「兄弟不要管他，我們一齊出去，看他如何說法。」牛虎道：「哥哥講的極是，我們大家出去。」

那龍虎兄弟來到外邊，五和尚見了龐家四虎，掄杖就打，嚇得四虎口裡喃喃齊道：「望師父慈悲。」和尚道：「你們既要俺慈悲，還不起營快走！」四虎即傳令三軍，作速收拾拔寨。牛虎道：「我們收了兵馬，也不必別處再屯，教他們離京二三十里住下。等我們與太師請了兵，同他一齊進趕，以為何如？」龍虎道：「我弟言之有理。竟是收兵進京去罷。」和尚見他吩咐拔寨，就拿了禪杖回山，不題。

且說呼守信一路行走，想：我這位五舅倒也驍勇，不是他這場潑戰，俺今日焉得到此？呀，此處為何寫是皮帳，莫非是西涼界

上了？不免少坐片出再走，有何不可？守信跳下馬來，把身子抖一抖，便覺有些困倦，且在此打個盹罷，咳，我呼守信今日才曉得苦惱。果然：

跨馬自知皮肉瘦，解衣才見箭瘢多。

話說有個齊國寶，乃楊家將的花花太保，因同十二寡婦征西失蹤，流落西羌，且喜在這裡收了一班人馬，自稱定天山寨主，倒也快活，只落得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夫人脫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孩兒名喚齊雄，武藝倒也十分驍勇，年方十八，娶鄧氏三娘為媳。喜他一對夫妻，都是武藝高強。女兒月娥，年交十六，生得十分秀麗，果然佳婿難求。這脫氏夫人，精通韜略，每日教兒女習演武藝，愈加精熟。且喜那日天氣晴和，國寶又閒暇無事，不免請了夫人、小姐，同往教場操演一回，有何不可，說猶未了，隨吩咐侍女去請夫人、小姐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